

百姓纪事

远去的风俗画

◎郭德诚(河南洛阳)

电视挂在墙上,像一块黑板,上面蒙着一层淡淡的尘。家人都低着头玩手机,屋里静悄悄的。电视被冷落,这让我想起它第一次在家里出现的情景。

那是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我刚搬进家门,就引起一片轰动,来了一屋子的人,纷纷说咱小院可有电视看了。晚饭后,院里的葡萄架下,小孩子们吵吵嚷嚷,拿着马扎占座位。7点,《新闻联播》的音乐一响,大人也纷纷从屋门赶出来。小孩坐在前,大人立在后,连咳嗽的声音都没有。

信号不好时,孩子们就乱喊乱叫,立即就有人去转天线。这活儿,都是当爹的干。转到了合适的角度,有时手却离不开,一离开,电视就刺刺啦啦响,画面也不稳定。只好手扶着等,时间长了,有人会点支烟塞他嘴里。

月光如水,透过葡萄架,洒下斑斑驳驳的光,荧屏忽亮忽暗,对着一张张神情关注的脸。晚风习习,小院,如一幅色彩淡雅的民俗夜景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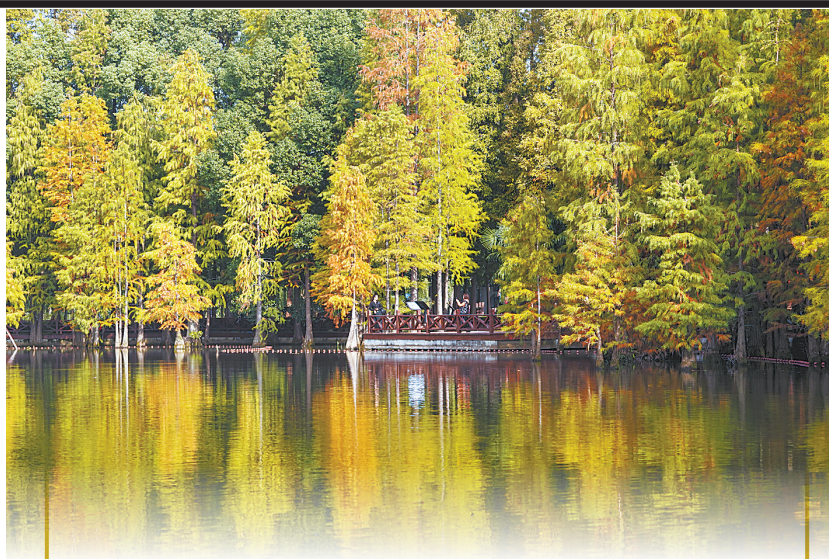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,唯一的幻想,就是能有一台大彩电,那得两口子不吃不喝半年多的工资。那时兴“兑汇”,几个好朋友每月拿出一定数额的钱,集中交给一个人使用,大家按轻重缓急排序。说穿了,就是硬攒钱。彩电就是这样硬挤出来的。

彩电得有外接天线,小院也就有了镜头感。你家是菱形的,我家是鱼骨形的,他家是铜的……一根根长杆,一架架天线,时隐时现的声音,就像电影里的军事指挥部。后来,有了电视锅。楼顶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锅,乍一看,又成了天文台。外接天线有个毛病:大风之后,稍有移位,信号就不行了。于是,楼顶上人影晃动,校正天线。一人在楼上,转动方向,一人在家盯着信号。“咋样了?”“不行。”“咋样?”“转。”这是个细致活儿,得一点点微调,待楼下一连串的“好”声喊起,赶紧搬砖固定。

看电视,是小孩优先,动画片看完,大人才能摸到遥控器。逢年过节,全家人不看到满屏的雪花点,是不会起身的。一家人一台电视,追求的就是大。那时,电视也真大,那个地方,得两个人抬,一个电视柜,就占客厅宽度的一小半。后来,有了液晶电视,我还是老思路,买了台65英寸的,觉得挺过瘾,心想这挂到墙上,还不跟看电影似的。谁知,根本不是那回事儿,那武打片儿,一拳一脚,像是冲着我来,看得眼晕,只想躲。幸好7天无理由退货,赶紧换了个小的。

说不清从何时起,电视就像一块黑板,嵌在墙上,少有播放了。要说现在的电视,连着宽带,要啥有啥,只有你想不到,没有你找不到。那清晰度,连演员粘的胡子,都看得清清楚楚,画的眉毛,也明明白白。可遥控器,不但没人抢,摸的人也不多了。

看到墙上的电视,想起过去,真像做梦一样。那小院,那葡萄架,那淡淡的月光,那时明时暗的小屏幕,那一双双关注的目光,真像是看电视,一帧帧地流动起来。



也说林黛玉

◎刘玉美(河南平顶山)

读《红楼梦》,林黛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。

林黛玉为爱情而生。“木石前盟”的故事让她一生都沉湎于缠绵哀艳的恋爱之中,似乎不知道恋爱之外还有其他生活内容,也看不到恋爱之外存在着偌大的客观世界。她把自我沉浸在恋爱的缘海中,从而酿成孤芳自傲的性格,以及精妙绝伦的诗歌。

然而,不食人间烟火的灵魂终究缺乏战斗力。黛玉嫉恨卑俗的环境,渴求情感的满足和心灵的寄托,却不具备认清现实和抉择时事的才智;诗人气质的她既不了解环境,更不懂得生活的艺术,在“风刀霜剑严相逼”的困境之中不知道争取友军,而是选择孤军奋战,在疑虑、忧郁、苦痛不断的折磨中,使自己的人生路径越走越窄。她漂浮在茫茫人海之中,唯一的依托就是疼爱她的贾母,但遗憾的是,她并不清楚怎么去亲近这个老太太。

在与“金玉良缘”的情战中,黛玉的恋爱是失败的。除了罪恶的封建礼教,更重要的还是她的性格与时代格格不入。黛玉有两个情敌:一个是精细深沉、艳冠群

芳的宝钗;一个是形神爽朗、恣意潇洒的湘云。宝钗和黛玉的性格截然相反。宝钗在做人,黛玉在奇逸文思中作诗;宝钗在解决婚姻问题,黛玉在幽怨和眼泪中恋爱;宝钗有计划地适应当时社会的法则,黛玉却任性率性地表现自己的孤芳自傲;宝钗代表了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,黛玉代表的则是闺阁女子的多愁善感。于是,时代接纳了迎合现实的宝钗,却扼杀了违反规则的黛玉。黛玉爱情的悲剧就是自身性格与时代之矛盾造成的。

在“金玉良缘”和群芳环围的现实情场中,黛玉是弱者,也是孤独者。众多读者在潜意识里都同情着黛玉内心的苦楚和她遭遇的不公,却又难免对她的表现生出些许不快之感。不少男人都说“我受不了黛玉那阴郁的气质”,就足以说明黛玉性格中的悲剧成分。

曹雪芹是伟大的,披阅十载,为我们留下了《红楼梦》这部常读常新的百科全书,每一次细读,都有不同的感悟。从《红楼梦》到现实生活,我们或许会弄明白安身立命、为人处世的一些道理,从而经营好自己的爱情和家庭。

晾晒生活

◎吴佳佳(江西吉安)

小娜这几天心情特别好,看她忙进忙出地抱着被子到顶楼晾晒,似乎把阳光也带回来了。

前段时间,小娜脸阴得能滴出水来。当时她的职位变动,她不想去,但领导让她服从安排,否则就辞职。小娜只好忍气吞声到新岗位上班。新岗位没有原来的工作多,薪水也少了四分之一。这对于养育两个孩子又背着房贷的小娜来说,无疑是个坏消息。

小娜正为工作上的事恼气,丈夫也因工程结束提前回了家。起初小娜体谅他在外面干活辛苦,时间一久,再加上工作上的不顺心,小娜难免感到心烦。那天下班回到家,小娜一眼就看到男人斜靠在沙发上抽烟,她开口说了丈夫几句,丈夫却说小娜找茬,是看不得他在家休息。小娜脸都气青了,晚饭也没吃几口。

晚上小娜想早点睡,女儿却缠着她讲故事。小娜躺在床上假

装睡着了,女儿“哇”地哭了起来。在客厅的丈夫听见了,对着小娜大吼一通,然后把女儿抱走了。那晚,小娜睁着眼睛直到天亮。她知道,这样不行,她得把这些藏着掖着的心事拿出来,到太阳底下好好晾晒晾晒。

周末,天气晴好。小娜一大早就把床单换掉,从柜子里拿出新的床单被套到楼上晾晒。小娜轻轻拍打着晒得蓬松的被子,闻到了一股清新的阳光味道。当她抱着藏满了太阳的被子回屋,心情也豁然开朗。新岗位薪水少了,可离家近了,照顾孩子更方便了。丈夫虽然现在没上班,可他打工的钱全上交给她了。丈夫虽然爱抽烟,也比较宅,但很好相处,没有坏心思。

想到这里,小娜释然了。她得像把家里的被子拿出来晾晒一样,换一种思维去看待生活,让不好的情绪在阳光下消散。

有生命的土地

◎陆新义(河南平顶山)

“双11”下午,微风带着雨,一直做着打湿地面的努力。鲁山县张官营镇洪营村南边,麦田一色的绿,在一望无际的雾霭中延伸压低,看不到生命的迹象,恰一幅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的油画,满目萧然的情景里透着感极而悲者矣的壮美。青苗外,只有那麦田绿绕的坟,独钓寒江雪般地挂眼,都是土地上的生命。

入村帮扶第七个年头,不知经过这里多少次,而今天的蒙蒙纱雨天点绘出这景象,不由得让心一下子安静了,是往尘世外走的那种超然。

我对口帮扶的老毛到武汉打工了,在深巷里,我见到他的老伴。烟笼的深阔村路上,只她一个身影,悠悠地走着村庄的心跳,让空旷无边的土地上,安静的麦绿和凸起的坟茔,成了情景交融的生活难忘。

厚土上下,长着需要,埋着记忆;天地之间,万物来去,皆有生死。人间生生不息着一个情感经历,被人忘记又常常念起,几千年来,礼仪延续的生命力所在,就是人们深藏内心的情感用各种方式表情达意。



如果我们想到郟县“三苏坟”、明“十三陵”等被后人瞻仰的墓地,一定认可其坟、陵有生命,活在今天人们的心里,其价值和意义了得。而普通人坟墓的生命意义,贵在那是人类集体的、约定俗成的习俗。婚丧,古往今来被集体重视,无论何时何地、城里城外,其过程是我们生活中仪式感最强的。其外在的形是情感寄托的体,内在的意是我们情感表达的用,二者没有先后,千万普通人的来去沉淀成一种文化,需要人们致敬、遵守、传承。

宋代贺铸的“旧栖新垅两依依”已让人动容,唐人元稹的“同穴窅冥何所望,他生缘会更难期”更伤情,苏轼的“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”那是悲极所致。今天,诗人妻子的墓或不存在,但诗篇以另一种方式存在,跨越千年的存在。

眼前有数的坟,没有一块碑,但我知道碑说:郊外岭荒坡/乌鸦老树卧/哪的故事旧/碑前谁话多?/深深浅浅的刻/一句一句的说/什么事/谁来过/都在碑上几行刻/让人知道何人说。

每次入村帮扶,我都能获得一份安静。洪营村满是闲情,倒是我们老去匆匆,舍下这份安静,赶着回拥堵的城。下车前规定了上车的时间,也许集体只能有纪律。生活无论是什么样式,都是我们必须的选择。

野望是辽阔的生命,是可以重复的审美活动,大自然呈现有生命的土地,不仅养育我们,寄托情感,还开阔人的胸怀、治愈人的心灵。

一切有情感的生命才有意义,土地的情感最深厚,所以人靠着它滋养。